

原來，那就是愛

雄鷹在懸崖下學會了飛翔，白楊在風雨中學會了堅強，而我在不一樣的愛中學會了成長。如果沒有對天空的嚮往，雄鷹便不會展翅翱翔，如果沒有對理想人生的堅持，白楊便不會昂然挺立，如果……

在台灣七〇年代的醫學治療中，「快速、有效」是醫生的聖經寶典。只要這個醫師能在短時間內讓病人狀況迅速恢復，不久的將來，這位醫生的生意變從「門可羅雀」轉為「門庭若市」。殊不知，在快速見效的背後是無止境的藥物濫用。「類固醇」就是在這時期迅速治癒的重要治療藥方。許多病症只要用了類固醇，短時間內，病症就會緩解，但是背後隱藏的破壞力，就是土石流般的可怕，只要累積至一定程度，身體就會產生無法預知的變化，有的患者臉變腫變圓，有的器官變形導致需要長期洗腎，而我就是因為醫生類固醇用量過重，導致急性青光眼而致雙眼失明。

在我六歲最後一次手術的第三天，父母焦急地帶著我在醫院的長椅上候診。紗布蒙著我的眼，我什麼也看不見。眼前是一片茫然，就像我的未來。父母的手緊緊牽著我，掌心傳出了溫熱與濕潤。他們好焦慮，焦慮待會醫師撕開紗布後的結局。終於護士呼叫著我的名字，我們進入門診間，醫生掀開紗布，我除了感到膠帶撕開的痛楚，眼前仍是一片漆黑。我只感覺到醫生不知拿著什麼東西，就像在跳舞般的在我前面晃來晃去。這不是我看到了，而是我聽到醫師腳步聲。醫師的腳步停了下來，「哎！」醫生長長的嘆息了一聲。父母似乎知道了什麼，抱著我，我感到手中滿是「溫水」。是我父母失望的眼淚；是我父母對我未來成為一位盲人的茫然和失落而落下的擔心淚水。因為我們家從來也沒有盲人的出現，父母的記憶裡，只從電影、鄰居間知道些什麼，「盲人」就是拿著竿子，從此要艱苦的、努力探索人生。

起初，對於「失明」，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。因為那時我還只是五六歲的孩子，剛開始，我也都待在熟悉的家裡，行動自如，只是偶爾家中物品變動時，我都不小心踢翻椅子、打破花瓶；與其他同齡的親戚孩子們玩耍時，我總是抓不到他們，我常氣餒地在遊戲後坐在角落哭泣。當時我的媽媽常告訴我，你眼睛看不見當然抓不到他們，「看不見」是什麼，漸漸懂事後，我知道那是器官的喪失，是生命中求生重要武器的被剝奪。天啊！就像打仗時別人都有精密的雷達可以偵測周遭環境，我卻因為醫師誤診，讓我的偵測工具故障。未來「敵明我暗」，我在這種不公平的、不平等的情況下，要怎麼跟別人競爭、要怎麼在人生中求生存呢！

「現在幾點鐘」—在我失明後，幸運地我的父母並沒有因此把我關在家裡，他們會盡量帶我出門。雖然在七〇年代的台灣社會對於盲人還是處於懵懂的狀況，有時甚至有人會指指點點，但我的雙親知道如果不帶我出門面對人群，將來等長大些就更難了。只是好奇怪，每次出門，每到一個地方，爸爸就會叫我：「去問問旁邊的人現在幾點鐘」，「奇怪，爸爸你不是有戴手錶，為什麼不自己看？」我

稚嫩地問著。「反正去問就對了」，因為眼睛看不到，剛開始根本不知道路人在哪裡，一種壓力和不安全感，當時真的有種度秒如年的感受。「趕快問」，爸爸催促著說，「現在幾點鐘」。我終於問出聲了。「太小聲了，誰聽得見啊！」爸爸有點嚴厲的糾正著我。「現在幾點鐘？」我聲音變大了些。「你在問誰啊？你要感覺哪邊有人、臉要朝著對方啊！而且要有禮貌。」父親提醒著。「現在是十二點五分。」天啊！我得到答案，好開心！那位阿姨的聲音好溫暖。之後點菜、問路，爸爸都會盡量讓我有機會開口。我漸漸體會，不是父母懶得看手錶、不是父母不想點菜，對於視障者而言，清晰的詢問技巧是重要的。後來我也才了解，其實父母在訓練我詢問技巧時，都會偷偷遞出紙條，也讓路人一起幫忙我。

「這是多少錢」一來，摸摸看這些硬幣是多少？爸爸又出難題給我了。幸好硬幣的大小很分明，而且聲音也不同，一元的最小，聲音比較厚實，五元稍大，聲音較清脆，十元、五十元，也都很容易分辨。我摸過幾次就都考不倒了。爸爸知道我很快就學會認硬幣，絲毫沒有興奮的感覺。刷刷刷，父親又抽出幾張紙鈔。慘了，這就難了。「仔細摸，明天要考你。」父親要我從紙鈔中找出不同處。當天晚上，我努力辨認著，經過幾個小時的比較，鈔票好像會說話了。一千元鈔票有一條直線；五百元是三個點；一百元則是一個凸點。我認出來了！我很高興。第二天，爸爸問我，我都順利答出來。「最後一張鈔票怎麼濕濕的？」我問著，爸爸拿出了衛生紙。我知道了。雖然看不見，但是我們的感覺是敏銳的，爸爸是一種放心、是一種不捨與安慰交織而成的複雜情緒。至少我會認錢了，未來爸爸認知中盲人常被騙錢的噩夢，他的兒子可以多少避免些了。日後，在某些視障朋友聚會中，還是有些朋友常認錯鈔票，蒙受不白之冤，那時我更能體會我父親那一夜陪我摸錢的用心了。當然，家長的配合更要社會的支持，更期待未來在做任何政策時，所有明眼朋友都能想到我們這群失去眼睛朋友的困難。或許只是幾個特別的標記，就可以讓我們感受社會愛與關懷。

「追、趕、跑、跳、碰的戶外行動訓練」一有句廣告台詞這樣寫的「天無日月，混沌不明；人無雙眼，寸步難行」，可見失明的朋友在行動上有多麼困難。但是眼睛看不見，外出就只能依賴別人嗎？當然不是的。可以透過定向行動與無障礙環境建置，讓視障朋友也能獨立行動。小學時期，外出都有雙親帶領、家人引導，根本沒想到有一天要自己練習拿手杖、搭公車。在國一暑假的某一天，正當我睡得香甜，父親把我從美夢中喚醒，要我穿好衣服、帶著手杖，從家裡搭公車至啟明學校。由於過去已有詢問的訓練，因此問路、問公車都沒問題，但是自己拿手杖出門就是另一種挑戰了。過去別人引導下，健步如飛，沒想到第一次自己出門，才剛出門就像保齡球般撞倒整排的機車與腳踏車。處理完後，發現褲子濕濕黏黏的，我流血了。父親忍著淚水，要我稍事止血後，趕快既定的行程。一路跌跌撞撞，在恐懼中闖了紅燈，終於到了公車站牌。詢問好車子，公車來了，順著冷氣、特殊車內味道的線索，我終於上了車。糟糕，公車沒有語音報站，只感覺車子左彎右拐，還好有人也要在啟明學校站下車。下了車，我用手杖感覺地面，怎麼軟軟的，「對不起！」，我以為撞到人了，仔細檢查才發現那是一灘爛泥。

收拾起尷尬的狀況，繼續向前走。好奇怪，路人怎麼都不幫忙？算了，自己沿著牆壁走，左轉，再走一段，終於到了啟明學校的大門。此時父親出現了。其實他一直跟著我，路人不幫忙也是他刻意安排。他希望我能更習慣使用手杖與其他感官技能。當我到了校門口，他緊緊抱著我，他的眼淚滴在我的手上。爸爸，我很抱歉，一向堅強的你，在我失明後，總是讓您擔心，更讓您為我掉下男兒淚。但是您的付出不會白費，您不一樣的「愛」我都能體會。

施比受更有福一看到別人手腳健全、耳聰目明，總讓我羨慕不已；甚至有時我也會怨天尤人，怨恨上天不公平、怨恨醫師的殘酷，怨恨這世界為什麼讓我眼睛看不見。於是，有段時間，我也會期待社會能給我們更多的福利，更多的津貼，然而我的父親他總是在能力許下自行吸收這些負擔，例如就讀啟明學校期間，他就把我享有公費的權利讓給家境更清寒的同學；申請校車時，他也總是詢問是不是還有更需要的同學，座位可以先讓給他們。當時我憤恨不平的覺得，就是因為我看不見，政府才會有些福利作為我失明的補償。父親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，「我們雖然眼睛看不見，上天雖然讓你覺得不公平，但是想想，有些朋友除了身體的缺陷外，也被家庭遺棄，他們的無助是我們無法體會的，既然無法體會，至少可以給些幫助」。

「爸爸」你的眼淚不會白流—「盲」除了是視覺的喪失，更是許多權利被合理剝奪的殘酷理由。「你看不見，我們無障礙設備不足」、「你看不見，我們沒有教過視障學生」、「你看不見，這個工作可能對你會有困擾」。在就學、就業的過程，一腔熱血，總因為眼睛看不見，被否定、被拒絕。此時總是堅強的我的父親終於眼水決堤。他不是無助、不是氣餒，只是這個社會在溫暖外表下，還是暗藏著許多殘酷與排斥的暗黑。但是父親沒有跟著我憤世忌俗，反而用自己的保證來幫我爭取就學、學習的機會。「自行接送沒問題」、「自行購買輔具沒問題」、「我陪同兒子上課沒問題」，在父親的心中，只要給機會，什麼都不是問題，即使他的學歷不足，先讓我有機會，進去後，他再自己找資源、找方法。也因為他的積極態度，我也學會了凡事靠自己的觀念。後來我順利就讀了理想的科系，也讓許多學校在接受我後，樂於接受其他視障朋友。

「盲」，除了是醫療失誤的結論，除了是宿命下的人生安排；「盲」不會是悲慘世界的序幕。只要親朋好友給予鼓勵，給予按部就班的訓練，「盲」茫人生也會找到頭緒。「盲」不是憐憫式的慨嘆，更不是輪迴的報應；「盲」帶給社會的是一種生活更進步的參照。因為視障朋友的出現，我們的招牌字體變大，因為有視障者的產生，許多公共運輸系統、家庭電器設備加上了語音，老年社會的來臨就不會茫茫然。愛不是施捨，愛不是口號式的表面關懷，愛是專業的積極協助、同理的接納關懷。

父母幫孩子打開餅乾，可能享受的是一時的甜美滋味；父母教導孩子做餅乾，享受的卻是永恆的生活美味。積極的訓練，讓我打開心眼，堅持的淚水雖然痛徹心扉，卻比將來無助的淚水來得更彌足珍貴。我帶著父母不一樣的愛面對挑戰，我也會帶著他們教給我的人生哲學，勇敢走我的「光盲人生」。